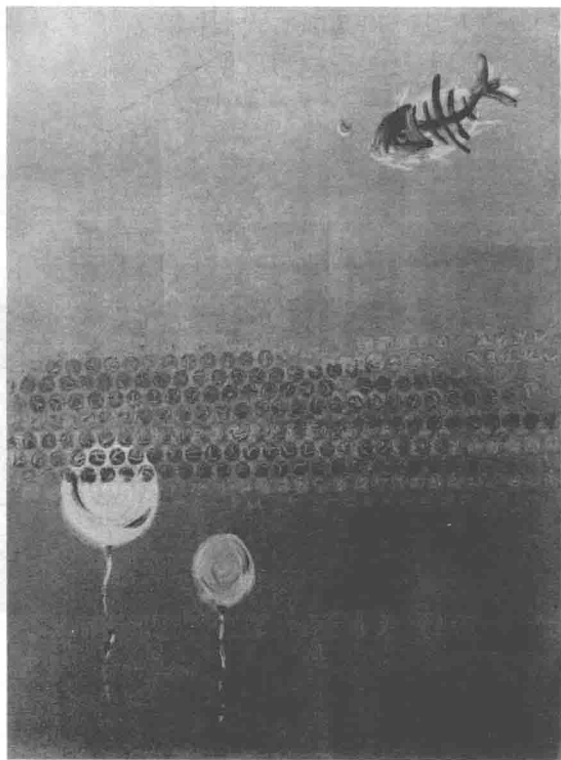


白刃的海

倪湛舸 著



张颖，子非鱼，monotype print，2015

穿透脚掌的铁钉，追兵，这是天赋的全部含义。

倪湛舸：从《回旋曲》开始

柏桦

怎样进入一个诗人，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，有关困难，我在另文《从一首诗出发：读李笠诗歌的戏剧之音》开篇便已细说过了，在此不赘。

只补说一点：若读一个诗人机缘不对，即正巧所读之诗不是你喜欢的类型，就很可能从此与这诗人别过，无缘再见；若再逢机缘识得，又很可能是三十年之后了，我就有如此经验，只是对这位我曾经错过的大诗人的名字不便透露。

然而幸运的是，五年前经过《回旋曲》，我一下就进入了倪湛舸的诗歌世界。是什么在“踩着同一个韵脚，‘芝加哥’和‘莫斯科’”，蒲宁还是费特？声音（旋律）之美真是呼之欲出：

我不是蒲宁，更不是费特，害怕死亡，却哭不出声

来。(倪湛舸《回旋曲》)

这就是倪湛舸留给我的最初的诗人形象(她如此竟然知道古老费特,尤其是并置了蒲宁和费特)——她的文学资源,诗歌谱系真是引人遥想……

但她又是那样变幻多端,很快,我在她的诗集《真空家乡》(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0年,这是一本需要被尽快重新发现的杰作呀!而我们的评论界对此却无闻无问)里领教了她让我目不暇接又不断吃惊的诗歌风姿、诗学视野以及诗技手法(十八般武艺俱在,我无需一一指出)。我甚至不能像以往论诗那样,一首一首地指出各诗之好,因为整本诗集共有诗96首,而每一首都令我爱不释手,涵咏不止。

前几天,我碰巧读到她写的一首新诗《元神》:

……

那时下雨,我们躲在帘子后亲吻

收音机在哑雷的间隙捕捉到来自未来的喘息

——你仍旧那么美,那么老无所依

这也是她收入《白刃的海》中的一首诗,我一读便

十分喜欢，的确，倪湛舸的诗“仍旧那么美”。

进而，她的这本新诗集对我亦有很多刺激，仅举一例，我刚一读过，就得一句（诗）：千万别在凉风中睡去，当心！肩周炎。

此句当然从倪湛舸诗《当其无》末二句化出，请听她的声音：

劳碌的名字都是美的

你听啊，千万别在变凉的风里睡着

在《暴君》中，我被如下奇幻的对偶句震惊，仿佛梦回隋朝（这个念头很怪，但精致，这精致之感正来自这二行诗）：

不曾见过肉桂的模样

我怎知缅甸在睡榻何方

如下一首《鬼斧》（全文引来），虽写的不是灞桥风雪，但我却在如下“红与黑”（当然还有白“一瓶血变白”）中，看到了李贺的身姿在美利坚骑驴观雪：

扫雪车隔了几天才来
变得黑软的雪堆看着像糖
糖的味道总让我恶心
所以，翻斗铲走了路障真好
暴风雨后，遍地树枝也是这么消失的
那时天热得让狗发狂
狗的寿命用来计量不间断的厄运

坏掉的笼头还在滴水
我陷在霉败的报纸堆里看满满一瓶血变白
可红花又在狗嘴里发芽
挠啊挠啊不容我安静地服老

倪湛舸这本新诗集里的诗仍然令我应接不暇，顺手写下我初读的至爱（恐有遗漏）：《情感教育》，《钢炼》（多好的名字），《秋从南方来》，Appalachia, All Those Cities, 《自述》，《拾骨》，《白雪公主》，《黑之契约者》，《琥珀》……

从此（即以上小引），我得出一个想法：倪湛舸的诗宜于反复品读，尤其适合我这样的读者；同时，也得出

一个遗憾：倪湛舸的诗必定招引大学者来批评，可能够
胜任该项工作的人为何迟迟没有出现？

2013年12月17日，于成都